

了不起的 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美〕弗·斯·菲茨杰拉德 著
一鸣 译





了不起的 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美〕弗·斯·菲茨杰拉德 著
一鸣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WX19N00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 弗·斯·菲茨杰拉德著；一鸣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9.3

ISBN 978-7-5695-0258-9

I. ①了… II. ①弗… 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2777号

了不起的盖茨比

LIAOBUQI DE GAICIBI

(美) 弗·斯·菲茨杰拉德 著 一鸣 译

责任编辑 / 张建明 岳战理

责任校对 / 杨 波

装帧设计 / 张江波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npg.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陕西隆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 8

插 页 / 2

字 数 / 140千

版 次 / 2019年3月 第1版

印 次 / 2019年3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5-0258-9

定 价 / 49.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高等教育出版中心联系。
电话：(029) 85303622(传真) 85307864

译者序

这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故事，这也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故事，这更是一部具有浪漫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从一个穷苦的乡下孩子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主人公盖茨比确实了不起。然而这是个悲剧人物，最终毁在了他挚爱的女人手中，正如作者菲茨杰拉德的现实人生同样是一出悲剧，也是毁在了一个女人手中。也许这是作者一种预兆，尽管他们的悲剧细节不尽相同。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篇幅并不长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菲茨杰拉德最杰出的代表作，也被公认为20世纪英语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它不属于那种絮絮叨叨的鸿篇巨制，却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之作。书中以作为事件亲历者的邻居“我”的视角进行叙述，讲述了一个乡下穷小子盖茨比，在一次偶然机会遇到贵人之后，历尽各种艰辛积聚巨大的财富，最终成为人们眼中的“了不起”的富豪，然而这位年轻富豪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设计下，再度痴心追求曾因贫穷而失之交臂的初恋情人。结果，这位痴情的富豪仍然被

那位初恋情人所抛弃，他自己却因陷入这场深情中不可自拔，最终为爱而死，令人唏嘘。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出爱情悲剧故事，而是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其实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盖茨比所热恋和苦苦追求的虚荣女孩，更是青春、金钱和地位的化身，这也是当时无数美国年轻人追求富裕物质生活的“美国梦”。

无疑，盖茨比一生仅仅活在自己那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中。他始终天真地认为：有了足够的财富，就能买到早已逝去的爱情，让自己得以重温美好的旧梦。于是，他为了追求梦中情人黛茜，耗费了自己大半生的艰辛努力和痴情守候，换来的却是遭致无情的抛弃。他确实错了，他一心追求的梦中情人不过是个浮华而庸俗的女人而已——正如那个所谓的“美国梦”。最终，痴心不改的他正是由于这个女人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原本更为伟大的前程”。

作者通过这场哀婉动人的爱情悲剧，展现了美国20世纪“爵士乐时代”的社会风貌，以及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的庸俗价值观，同时也揭示了大批青年“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

不过，整个故事以插叙或倒叙的方式，甚至是“道听

途说”等视角，一点点地为读者揭开了这位神秘的青年富豪盖茨比谜一般的身世，他那辉煌的豪宅中苦闷的内心，以及他内心中的不可告人的伊人之梦——那个多年前的梦中情人，由此不知不觉地一步步走向那个黑暗的深渊。

再说说作者本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屡屡失败的家具商，母亲则是出身于当地颇有名气的富商家族，所以菲茨杰拉德一家的生活主要是依靠母亲从娘家继承的一些财富来勉强维持的。

17岁那年，菲茨杰拉德在亲戚的资助下，得以就读美国贵族高等学府普林斯顿大学。然而在校期间，他热衷于社交，无心学业，经常参加学校的文学团体，设法跻身于各种俱乐部，以此想摆脱自己卑微的身份。在那个阶段，他积极写稿，尝试写过剧本，甚至曾自组剧团，然而后来由于身体健康欠佳，中途辍学，未能读完大学。这点似乎与小说中的盖茨比读大学的经历不无相似之处。

据说18岁时，他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富家千金，两人一见倾心。而他去她家时，其父郑重告诫他：癞蛤蟆别想着追天鹅。这段感情也因此戛然而止，致使他自尊的

内心对金钱极为敏感，力求获得更高贵的身份。而这点同样在小说中与主人公盖茨比早年的经历惊人地一致。

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菲茨杰拉德报名参军，但他还未上战场，战争就结束了。第二年退役后，菲茨杰拉德就去了纽约闯荡自己的人生。可惜他只能在一家小广告公司担任文案。

期间，他曾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场乡村舞会上结识了另一个女孩泽达尔。她同样是一位高傲的公主，阿拉巴马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女儿，精通芭蕾，并且喜欢抽烟喝酒，通宵达旦地跳舞，甚至还乐于跟年轻的俊男们调情。幸运的是，在菲茨杰拉德的一番热烈追求下，泽达尔答应了他的求婚，但前提是，他能给她提供足够挥霍的优越生活。

一切似乎天遂人愿，1919年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人间天堂》被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铂金斯看中，并签订了出版合约。前程一片光明，这对小情侣旋即顺理成章地结婚。

1920年2月，小说正式出版并一炮走红，不到一周竟已售罄，各家杂志也开始争相向他约稿。菲茨杰拉德成了文学界的一颗“新星”，璀璨耀目。

优厚的版税支撑了这个新家庭的纵情享乐，这对夫妇开始旅行世界，时常出入形形色色的舞厅，甚至到处招摇过市，以各种出格的行径频频登上各类报刊头条，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夫妻俩俨然文化界和娱乐界的活宝。

在随后的5年内，为了支撑自己的奢侈生活，菲茨杰拉德为各类文学刊物写了不少短篇故事，而在朋友海明威等人的督促下，他最终在1925年完成并出版了另一部更为成熟的长篇小说，这便是本书——《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最初的销量平平，后来渐渐被人们发现其价值后，作者也被公认为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也许是物极必反。自此以后，他的生活开始一塌糊涂：他不能集中精力写作，而泽达尔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送进了医院，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又不得不抛开写作，与好莱坞打交道写剧本，却又不被认可。渐渐崩溃的他，时常沉湎于酒精中。

1929年，全球乃至整个美国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菲茨杰拉德的那段“黄金时代”也悄然逝去。1934年他出版了另外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却并不如意，盛名不

再。成天地酗酒成为菲茨杰拉德逃避生活的方式，也吞噬了他仅剩的才华。

1940年圣诞节前夕，菲茨杰拉德在洛杉矶因酗酒造成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年仅44岁，身后留下了一部未完成残稿《末代大亨》。然而，他生前就已破产，因而遗嘱中要求为自己举办“最廉价的葬礼”。

夫妻俩最终被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于是，我们拼命划行，逆流而上的船，载着我们不断地，驶回往昔。”

这便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的句子，也是他们夫妻人生的归结。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盖茨比就是那个狂热追求财富和享乐生活的典型的美国青年，作者菲茨杰拉德同样也是。他们的不幸遭遇，正是珠歌翠舞、纸醉金迷的“爵士时代”的逼真写照。

一鸣

2018年夏

—◎ 目 录 ◎—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30
第三章	051
第四章	079
第五章	106
第六章	128
第七章	149
第八章	195
第九章	216

第一章

倘若能打动她的心，就戴一顶金帽；
倘若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
直到她在高声叫：“情人，高跳的金帽情人哟，
我一定要拥有你噢！”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①

在我年纪尚轻、阅历尚浅时，父亲曾告诫过一句话，
我至今铭记在心。

“每当你要批评任何一个人时，”他对我说，“不要忘了，这个世上，并非所有人都曾跟你一样，享有着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有再说其他的。然而，我们父子之间尽管交流不多，却向来心有灵犀，因此我能听得懂他的弦外之音。

结果，我就养成了对所有人保留批评的习惯。这种习惯，既使众多性格古怪的人肯对我倾诉衷肠，也使我沦为

^①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这是作者成名作《人间天堂》中的小说人物。

不少无聊的话痨们的牺牲者。这个特点在常人身上出现时，心理失常的人迅速就会察觉并紧抓不放。由于这个原因，上大学时我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小政客，因为我了解了一些放荡不羁的、非知名人士的私密伤心事。

不过，大部分的隐私都不是我主动打听来的——每当我凭借某种显而易见的迹象，察觉到新一轮的诉衷演讲从地平线上即将爆发时，我就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故意做出不怀好意的轻蔑态度。因为年轻人的心里告白或者至少他们诉说时所用的话语，往往是剽窃来的，而且大多包含着刻意的隐瞒。保留批评，是对其抱有无限希望的一种表示。倘若我忘记了（正如父亲不无优越感地暗示过的，如今我又不无优越感地重复着的那些）基本道德观念，是在人们生来就分配不均的，那么如今的我依然会担心错过什么东西。

在此如此自诩我的包容后，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包容也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也可能建立在湿润的沼泽中，一旦超过某种程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了。去年秋季，我从东部返回时，我总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应当穿上军装，而且在道德上永远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再需要加入到放浪形骸的娱乐中，也不

再需要偶能洞察别人内心深处的虚荣了。只有盖茨比——就是本书中有名有姓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种观念范围内——盖茨比，他代表着我所真正鄙夷的一切。

假如人的品质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此人身上就有一种瑰丽的奇异光芒，他对人生的希冀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如同一台能够记录万里外地震的复杂仪器。

这种敏感与我们平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绵的感受力毫无瓜葛——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天赋，可以永葆希望；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

不——盖茨比本人在最后表现得很好、而使我对人类片刻的悲哀与欢愉丧失兴趣的，乃是那些吞噬了盖茨比灵魂的东西，是在他梦幻破灭之后追附而来的滚滚浊尘。

我的家族在这座中西部城市已是三代卓越的富豪了。姓卡罗维的倒也是世家，根据家谱所载，我们是巴克卢公爵^①的后代，然而我们家族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兄长。他在1851年来到这里，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开

^①巴克卢公爵 (the Dukes of Buccleuch) : 18世纪时英国苏格兰最富有的贵族。

始做起五金批发生意，也正是我父亲至今仍然在做的生意。

我从未见过那位伯祖父，不过据说我们长相相似，尤其是那一幅铁板面孔的画像可以为证，它就挂在父亲的办公室里。1915年，我从纽黑文^①毕业，恰恰比我父亲晚1/4个世纪。不久，我就参加了那场称之为“推迟了的条顿民族大迁徙^②”的世界大战中，我在反击战中觉得其乐无穷，回来以后，便感到百无聊赖了。中西部地区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反倒像是宇宙的荒凉边缘——因此，我打算去东部学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那些人都在做债券生意，所以我认为多增加我一个单身汉谋生应该没问题。我的伯叔、姑姨们在商讨之下，他们似乎在为我挑选一家预科学校，最后一脸严肃，且不无犹豫地说：“唉……那就……这样吧。”父亲答应供我一年的费用，几经耽搁之后，我才在1922年的春季抵达东部——并以为从此一去不返了。

切实的办法，就是在城里先找到一间寄宿的房子。然而，此时已是暖季，我又刚刚离开一个草坪宽阔、树木

①纽黑文（New Haven）：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第二大城，耶鲁大学的所在地。

②条顿民族大迁徙（Teutonic migration）：公元4—6世纪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混战导致的条顿民族（即日后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事件，这里以此借指一战的规模和对欧洲各族的影响。

宜人的地方，因此当办公室里一个小伙子提议我俩去近郊找一所房屋合租时，我认为这个主意极好。他找到的房子——一座风雨斑驳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不料最后一分钟，公司把他调去华盛顿了，我只好独自一人搬到郊外。我有一条狗——在我养了几天后它就跑掉了——一辆旧道吉汽车和一名芬兰女佣，她替我收拾床铺，做早餐，时常一边是在电炉上做饭，一边口中咕哝着芬兰的方言俗语。

最初的几天，我感到孤伶伶的，直到有一天早上，有个人在路上截住我，看得出，他是比我更新来的。

“到西卵村去，怎么走？”他无奈地问我。

我跟他说了。

在我继续往前走时，便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一位向导、开拓者、原始的土著。他在不知不觉中，仿佛授予了我这块地方的荣誉市民权。

因此随着艳阳高照，以及树枝上转眼间绿叶浓荫，仿佛电影里的事物发生得那么快，我那个熟悉的信念又诞生了，觉得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将又重新开始了。

我要读那么多书，这是其一；同时我也要从清新的空气中，汲取那么多营养。我购买了十几本关于银行业、信

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籍，一部部红色烫金封皮的书籍摆在书架上，仿佛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准备揭示迈达斯^①、摩根^②和梅塞纳斯^③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雄心壮志地要读许多其他书。上大学时我就喜欢舞文弄墨——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篇篇严肃正经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这类东西再次纳入我的生活里，重新成为一个“通才”，也就是那种最为浅薄的专家。这并不只是一个风趣的格言——仅仅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更显得成功得多。

全属偶然，我租的这所房子，位于北美最为诡异的一个村镇上。这个村镇位于纽约市正东的奇形怪状的狭长小岛上——除了其他大自然奇观，还有两个地方形状非比寻常。距城二十哩，有一对硕大无比的鸡蛋般的半岛，外形竟一模一样，中间隔一条小湾，一直延伸入西半球那方最平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间潮湿的巨大场院。它们并非正椭圆形——而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碰过的那端都被

①迈达斯（Midas）：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求神赐予点金术。

②摩根（Morgan）：世界头号金融大亨家族，一度控制美国经济命脉的华尔街财阀。

③梅塞纳斯（maecenas）：古罗马时期大财主、著名外交家，以赞助文人艺术家而著称。

压碎了——然而它们相似的外貌，肯定成为打上空飞过的海鸥们得以惊诧的渊源。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而言，一个更富趣味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迥然相异。

我居住在西卵，它是两个地方中相对不大时髦的一个地方。然而，这是一个相当肤浅的标签，不足以体现出它们之间那种诡异而又很不吉利的对比。我的房子紧邻鸡蛋的顶端，距海湾仅五十码，挤在两座大别墅中间，而它们的租金据说是每季一万二到一万五。我右侧的那幢，无论根据何种标准，它都称得上庞然大物——它是模仿诺曼底^①某市政厅而来，一边有一座崭新的塔楼，上覆一层稀疏的常春藤，还有一方大理石游泳池，及四十多英亩大的草坪和花园。

这便是盖茨比的公馆。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富豪居住的公馆，因为我尚不认识那位盖茨比先生。我自己的房子实在卑陋，幸亏很小，没人注意，由此我才有缘打量这一片海景，欣赏我

^① 诺曼底 (Normandy) : 法国北部一个地区，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公国，诺曼底人擅长建筑，尤其以形形色色的城堡、教堂著称。